

成為一名「女」將：1980 年代出生世代男性女性主義認同敘說

王振圍 Chen-Wei Wang

臺灣青少年性別文教會理事長、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博士生

Director General of TAS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aiwan, R. O. C.

電子郵件：wagnerwang@gmail.com；手機：0952515353

中文摘要

研究者從自身經驗出發，透過自我敘說，探討自身作為 1980 年代出生世代的生理男性、疑／流性戀者，如何從認同女性到成為一名生理男性的女性主義者。呈現研究者思考在投入社會運動時，究竟應做婦女運動、性別運動還是同志運動的思考歷程。企圖透過本文，敘說自身婦女／同志運動參與經驗，與女性主義認同的發展。

在婦女新知家變事件後，台灣產生兩條女性主義路線，研究者認為兩個派別各有所長，年輕世代的女性主義者不需要在兩條路線中作抉擇，而是在其中思維複雜女性主義的精神。校園性別社團創社時總面臨性別議題或同志議題的抉擇，最大多仍決議以性別議題為主，因為現代成人不鼓勵青少年在性與性別議題作探索，性、性別、性傾向議題是青少年共同關注的議題，以性別議題為主符合更多人的需要，同時能減少同志社員面臨出櫃的壓力。在異性戀霸權與父權體制共構的性別政權下，無論是「性別議題」或是「同志議題」，向來都是非主流。跨性別者不應當被同志運動參與者所遺忘，性別運動也不能只關注女性，而忽視更被邊緣化的性別。體制外與體制內的女性主義運動各有其重要性。研究者鼓勵青少年於學生時期多參與體制外運動。

在這段時間，研究者讓自己穿上女裝，抗議缺乏女性講者的性別論壇；因為自身為同志而被指認為跨性別者，從關心女性議題變得更重視同志議題；加入女學會，樂於被視為「姊妹」，擔任女學會的「男」理事，期待藉由女性主義學術社群的參與，既能吸取性別平權的能量，過程中也在形構自己的女性主義認同、性別與情慾認同。

研究者在性別平權改革的社會氛圍中成長，從前輩身上汲取女性主義養份，將女性主義與自身經驗、脈絡、認同結合，同時關注性別與同志議題，方能使自己在性別運動路線之爭中安身立命，尋求女性主義與自我整合之路，透過回到每一個當下，逐漸認同自己成為性別運動的「女」將。

關鍵字：女性主義、性別運動、同志運動、認同

全文：

研究者從自身經驗出發，透過自我敘說，探討自身作為 1980 年代出生世代的生理男性、疑／流性戀者，如何從認同女性到成為一名生理男性的女性主義者。企圖透過本篇故事敘說，分享自身婦女／同志運動參與經驗，及向婦女運動前輩們的學習及看見。研究者在體制內運動與體制外運動中，試圖敘說研究者自身如何在性別運動路線之爭中安身立命，透過回到每一個當下，逐漸認同自己成為性別運動的「女」將。

1970 年代的臺灣，黨外運動正經歷一場風起雲湧。我出生在 1980 年代，正是婦女運動的開始，隨著《婦女新知》雜誌的出刊，知識份子開始女權的倡議、女性意識的覺醒，在我出生沒多久，婦女研究初試啼聲，「台大婦女研究室」成立（李元貞，2014）。我生在一個婦女運動、婦女研究開始的年代，女性意識正在社會逐步紮根。當時女權仍需要呼籲、倡議，才能獲得一些注目，當時的女權議題常被視為「小題大作」的年代，甚至取笑這些婦運前輩為「沒人要的女人」。

我投入性／別議題時，已經是 2000 年，當時和同學籌辦建國中學四性學習成長社遭學校拒絕，後來社團不再向學校申請立案，於 2002 年改為全國性的青少年性別組織，改名為「青少年性／別成長學苑」（簡稱「青性苑」）。原先我們擬向內政部申請社會團體立案，但迄今人民團體仍規定成立團體需 30 名 20 歲以上的發起人，雖然我們有超過 30 名發起人，卻都是高中生、高職生，面臨社會體制對於青少年的歧視，我們選擇消極抵抗，以地下社團的方式運作。直至 2005 年，社團中有 30 位 20 歲以上的成員時，才登記立案為「社團法人臺灣青少年性別文教會」（簡稱「好性會」）。

究竟我們要關注的是婦女運動？性別運動？性權運動？還是同志運動？會不會關注了性別議題，婦女的議題就不再被重視？究竟在性別議題與性議題中，孰輕孰重？性別運動與同志運動，終究是在同一條路上？或是在不同條路上？是要彼此相挺，或是各自努力？

女性主義運動分流的力量

在青性苑成立時，創社伙伴邀請臺灣性別人權協會王蘋及當時建國中學實習教師曾涵生擔任社團指導老師。那時我們才了解因「婦女新知家變事件」（李元貞，2014），臺灣當時區分為婦權派、性權派，前者較關注性別政治，後者較重視情慾政治（卡維波，2001），常在同志議題、廢公娼議題、情慾議題上有不同的立場；李元貞（2014）於《眾女成城》中指出，李雪莉稱之為「國家女性主義」、「邊緣抗爭」兩條路線。天真的我們，希望同時能有性權派及婦權派的指導教師，因為對我們來說，一樣是重視性別平等、重視女權，我們仍不了解女性主義路線有什麼好區分的，對我們來說，無論女性人權或是性權都一樣重要，相同需要社會更高的關注；另一個角度則是，我們需要有人在邊緣持續發聲，需要有人為底層繼續努力，邊緣底層的性別主體／情慾主體不應被犧牲、不該被忽視，同時由

上而下的體制內改革，運用國家體制的力量也不可少。

我常在社團裡教授社課時如此說：「婦權派、性權派是上一輩的事，對我們年輕的一代而言，我們吸著婦權派與性權派的奶水長大，就好像母親有左乳與右乳，我們受女性主義養份所滋養，婦權派、性權派爭論留給上一輩的去處理，年輕的人我們，就是要努力吸收養份，長出我們自己的智慧」。相同的思維，影響著我自己在於思考性／別領域教學時，該教女性？性別？性／別？還是同志？投入社會運動時，究竟該做婦女運動、性別運動還是同志運動的思考歷程。

在背後，也有著我自身源自於佛家法門的思考，在漢傳佛教，早先有「禪宗」與「淨土宗」兩大流派之爭，對我而言，無論是禪宗或是淨土宗，都是釋迦牟尼所傳下來的法，也許每個人有自己較為親近或是熟悉的法門，但我相信各法相通，殊途同歸。雖然女性主義沒有唯一的創始人，但如此思維，運用在婦權派與性權派的選擇上，我認為兩個派別各有所長，因有不同，各自有其發揮之處，因此才使女性主義運動更顯得偉大而完整。正如，《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顧燕翎, 1996)一書中，分為 10 個女性主義流派，我認為正因女性主義流派眾多，其思想源流不同，雖然有時同一議題意見不同，但不代表我們非得要在其中一個流派作選擇，而要重視複數女性主義 (Feminisms) 其中的精神與內涵。正是這樣的想法，隱約也在形構我成為一名女性主義者的主體性，對我來說，成為一名女性主義者，並不在於我的性別，而在於我對女性主義的認同，甚至作為一種「信仰」。

性別共學，打造性別新世代

我一直相信，青年代表著一個新世代的誕生，國家的未來仰賴新世代的促進與經營。從早期黨外運動、美麗島事件、野百合學運，讓我學習到社會需要年輕人對國家體制進行反省、批判，也許改變不會是立即的，但是透過教育、倡議，社會就會改變。因此，我認為婦女運動也好，性別運動也好，青年的教育是最為重要的。每每在青少年議題中，誰能被稱為「青少年」？往往爭辯不休。青少年的定義具有不確定性，視為兒童與成人的過渡，具有多元的範疇與定義。青少年的定義是不穩定、不確切的，難以用亦無法用唯一的年齡標準來界定青少年 (王振圍, 2010)。因此，在青少年人權議題，在其運動論述中並不在兒童人權與成人人權議題之間掙扎，因為青少年具有其文化的獨特性與存在價值，不需要以「兒童—成人」二分的方式加以界定，以避免忽略青少年的多元異質性。正如陰陽人一樣，不需要在男生與女生二個選項之間掙扎，而可以自在地承認自己既男又女。青少年既是兒童，也是成人，青少年不斷地操演成熟論述，青少年是重覆、反覆的行動中生產出的行動主體。一旦我們能影響青少年反覆實踐性別平等的論述，這也意味著我們下一個世界，將是性別更平權的世代。

1990 年代，臺灣曾有一段大專女研社的時期，那是我來不及長大參與的年代。我開始參與女性主義運動的是在 2002 年，我與社團伙伴從參與台灣大學同志甦醒日 (GLAD)¹ 開始，與其他性別社群連結，一連參與許多屆。校園社團活

¹ GLAD (Gay and Lesbian Awakening Day) 自 1995 年由台大男同性戀研究社、台大女同性戀社及

動有一共同特性，雖然有些活動能年年延續，但每年舉辦的人都是新人、新伙伴，通常大家一起合作一年，隔年就由學弟妹繼續接棒，而青性苑因為屬於混齡的組織，而難得可以同一群人年復一年參與 GLAD，延續與傳承過去承辦活動的經驗，也厚實我自身持續參與性別運動的根基。

當時臺灣大專同志社團仍不多，正式立案的也僅有國立台灣大學浪達社、Gay Chat、東吳大學同志合作社、國立中央大學酷兒文化研究社、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同志文化研究社等 5 社。其餘同志社團大多面臨礙於出櫃問題，而難以現身，或遭受學校阻擋而無法成立正式社團。至於各校的女性研究社則僅剩國立台灣大學一枝獨秀，其餘學校女性研究社僅少數名存實亡，大部分已經銷聲匿跡。

在青性苑創社之前，我們曾有一段創社理念的辯論，相同的辯論也在後來我們協助大專及高中社團成立社團時不斷重演。究竟我們要成立同志社團？性別社團？還是異議性社團？或以探討多元文化為主的社團？大部分社團如同我們當年創青性苑一樣，決議成立性別社團而非成立僅以同志為主題的同志社團。理由不外乎青少年共同關心性與性別議題，而現代成年人往往不鼓勵青少年在性與性別議題上作太多的探索，更何況，性傾向議題不應只有同志關心。當我們將社團定位為同志社團時，往往會影響到社團成員的招募，一方面讓人誤以為只有同性戀者才可以參與，一方面會讓同志社員面臨出櫃的壓力。成立性別社團，目的在讓不同性別、不同性傾向的人，都能一起來了解性、性別、性傾向的議題，提供一個開放的空間，同時給予性別議題愛好者有聚會的空間，另一方面也提供同志友善的環境，以利同志能彼此認識。

因著我曾經歷創立性別社團的困難，對於曾於婦運史上看到大專女性參與婦女運動、關心女性權益，又看到各同志地下社團缺乏奧援，每兩三年就面臨一次接社困難及倒社等問題，燃起我長期協助青少年性別社團的想法。我相信青少年是社會改變的重要力量，今日的青年就是明日社會的中流砥柱，性／別的知識與概念需要透過青少年的紮根，才能讓性別平權的努力與成果得以延續，而在我目前的位子，就是以青少年的力量影響其他青少年。

青少年的時期，我們汲取女性主義的養份，我們學習成為青少年，以青少年為傲，發展成為青少年的自信，同時學習信任成人，並學習成為值得讓青少年信任的成人。在年輕的時候，可以多從事體制外的運動，因為學生較有條件針對社會新議題體察、發聲。一旦進入職場之後，除非在社會運動團體裡工作，一般人皆難有這麼多的體力、時間資本來從事體制外運動，但進入職場後，我們反而可以在各自的位置，從事體制內的改革。青少年可以從校園再出發，同時進行體制外及體制內（校園內的公共參與）的校園性／別社團運動，培養青少年參與性／別議題的動能，期望促成臺灣新世代的性別平權革命。

性別運動？同志運動？運動路線無所爭

究竟我們要關注的是婦女運動？性別運動？性權運動？還是同志運動？雖

然在 1990 年代後，隨著婦女新知家變事件，臺灣婦運似乎有「婦女運動、同志運動」性別運動路線之爭，但對我而言，性別運動路線無所爭。因為性別階層與性階層都真實存在於這個社會之中，女性、跨性別、陰陽人、不符合霸權陽剛性別氣質的男性常被視為較低的性別階層，同性戀、跨世代、性交易的常被視為較差的性階層 (Rubin, 1993)。相對於主流社會議題而言，無論是「性別議題」或是「同志議題」，向來都是非主流，常被認為「不重要」、「不需要花力氣著墨」、「不要雞蛋裡挑骨頭」。因此，性別運動與同志運動，向來不在對立的兩邊，而是一樣在非主流的位置。

無論從性、勞力分工、權力等議題，無論是在家庭、學校、或社會，都可以發現性別階層化的現象，我們都可以看見父權體制作為一個結構性的壓迫體系，在性別關係中存在壓迫與宰制，其以男性控制為中心，宰制女性與其他「第三性」(third genders) (Connell, 1994；游美惠，2014；楊巧玲，2008)。異性戀體制佔據規範的位置，而使其他情慾特質邊緣化，同時，異性戀體制具有將男性支配的性質系統化，鞏固父權壓迫，這樣的異性戀體制我們常稱之為「異性戀霸權」(游美惠，2009)。異性戀霸權與父權往往透過性別與情慾關係中的符號、勞動與權力相互共構，異性戀霸權與父權體制共構的性別政權，將失衡的性別與情慾關係視為理所當然。

依我國性別平等教育法，可了解到性別平等教育的實施，學校應提供性別平等教育的環境，需考慮不同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與性傾向的教職員生，不得在招生、教學、活動等給予差別待遇。在處理恐同與恐娘的議題時，同時存在像個「異性戀男人」、厭惡「像女人的男人」等異性戀與父權體制共謀的詭計 (陳嘉鴻，2009)。校園與社會同時存在性別與性傾向歧視，正彰顯性別運動與同志運動的不可區隔，在父權體制鬆動的同時，反而會更細緻地與異性戀霸權共謀隱晦的策略，以鞏固男性、異性戀作為支配的中心位置。

再者，跨性別歧視是性別歧視重要的一種形式，跨性別者是同志運動的重要同盟。在同志運動的開始——石牆運動——即以扮裝皇后、跨性別者為主角，同志運動不能簡化為性政治、情慾政治的運動，更是性別政治的運動。跨性別者不應當被同志運動參與者所遺忘，性別運動也不能只關注女性，而忽視更被邊緣化的性別 (包括跨性別、陰陽人)。

會不會關注了性別議題，婦女的議題就不再被重視？對我來說，婦女運動永遠不會消失，因為婦女權益永遠要有人持續關注，無論是在體制內或是體制外，都需要有人在基層了解困境、熟悉議題、掌握需求，同時需要有人在制度與組織上，進行政治、法律層面的改革，必然需要有人理解、思考、整理婦女權益的現況，對現有體制加以鞭策，更有效益地由下而上進行改革；而體制內也需要有人對這些議題敏感、尊重，願意聆聽、採納，重要的是進一步形成政策、調配資源，更有效率地由上而下進行推廣。

然而，不能不否認的是，在父權體制中，受害的不會只有女性，也包括男性及跨性別者，隨著社會變遷，性別平權意識的抬頭，關注「二性」，甚至關注「性

別」，而不只是關注「女性」，更有益於社會中性別正義的實現。在改善女性處境的同時，需要反省男性如何在現有的性別體制中受挫與面對壓迫，性別正義的實現仰賴不同性別間的合作。關注「性別」並不會讓「女性」因此缺乏關注，終究在父權體制下，女性仍是主要受壓迫的對象。有性別意識地面對性別歧視，很難不看見對女性任何形式的歧視，在性別運動中，女性議題並不容易消失。

在關注性別議題多年以來，我從一名學生成為一名教師，逐漸脫離青少年的年紀。我有越來越多的機會參與體制內的活動，像是成為性別平等教育、性別事件防治教育課程的教師，越來越多機會參與性別影響評估與性別相關會議等。這些是我新習得、仍在練習的社會角色，我仍在學習如何在自己新位子上發揮影響力，作為一個紫色公民持續發聲。

以我在學校中性別平等融入教學的實踐中，女性面對的歧視一直是最關注的面向，無論從女性的勞動權益、教育權益、政治經濟的權益、社會文化習俗中的權益，都是我在教學中會不斷向學生提及的；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參與，性別平等教育的宣導、性別事件的處理，女性的議題一直也都是最受關注的面向。在我的經驗中，性別運動與同志運動是可合作出擊，而女性議題並不會在其中被犧牲或消失的。

在我性別運動的認同上，體制內，較有處理女性權益、性別權益的對象及空間，終究在校園、社會中，女性仍普遍面對各種歧視，而體制已能在兩性平等上，給予較多的討論、恢復性別正義的空間；但在體制外，由於女性權益以往前輩著力甚多，使得我們這一輩能使力之處也較有限，但在同志運動中，仍較有同志權益努力的空間。我過去一直相信，沒有性別觀點的同志權益是性別盲的，沒有同志觀點的性別權益是異性戀中心的，性別權益與同志權益同時被關照，這兩種權益才完整。

成為一名「女」將：跨性別的隱身與浮現

在我參與性別與同志運動，成為一名女性主義者的過程中，「跨性別」的性別認同一直在我內心中擾動。我從小就常會想像：如果我是女生，可以懷孕有多好；看著其他女生被集合去一間教室，聽說她們在學習關於月經及衛生棉的事，我也在納悶為何我沒有被找去；青春期的時候，我一直等待的月經從來都沒有來，但別的男生身上越來越明顯的喉結，在我身上也沒有出現。對於我自己的性別認同，不記得幾歲看醫生時，行政人員遞給我初次就診病歷表，我望著只有「男」與「女」的性別欄，完全不知道要勾選哪一欄，這個問題總是困擾著我，不明瞭為何性別要如此二分，作為男性與作為女性的想像，常在我的腦內小劇場中打轉。從國中開始，有人開始叫我「學長」，又總是感到不自在，為何不是叫我「學姐」呢？直到高中接觸性別社團，我才第一次把這個經驗講出來，從此很多人叫我「學姐」而不是「學長」，有些人覺得叫「學姐」有點好玩、戲謔的味道，至少，我知道被叫「學姐」我會自在一點。這些性別經驗，逐漸形成我流動的性別認同，接納自己既男又女，不男又不女的性別狀態，也忘了花多久的時間，我才能全然

地接受我現在的身體就是個生理男性的身體，月經不會來了，我也真的無法懷孕了。但因為自己性別氣質時而陽剛，時而陰柔，我每次在作多元性別的演講時，常常會問在場的與會大眾，我當下此時此刻的性別特質，是偏向陽剛或是陰柔？每次與會大眾偏向的答案都不太一樣，也形塑與確認我流動的性別氣質。

記得有一次在某性別教育的電子郵件群組中，大家常會在群組中分享自己的性別觀點與性別經驗。我常常在信件稱我的伴侶為「老公」，不知是否因為這個原因，被一位婦運前輩以為我是想變性的跨性別者，當下我看到信件時完全傻住了，我掙扎著是否要政治正確地回覆：「我喜歡同性，不代表我想要變性，我認為我有時是女生，也不代表我想變性」，最後，我什麼都沒有回覆，因為我很怕否認想變性，又被與跨性別者切割區分。

2012 年一次在女學會的對話群組中，在討論「稱謂性別化」的迷思，會員們熱烈討論有時收到證書、信件或獎狀時，明明是女性的教授，收到稱謂不是寫某某老師，而是某某小姐，總會讓人有點不快。我也在信件中討論，我也很不喜歡有人稱我為「某某兄」，收到別人叫我「某某妹」我還會莞爾一笑。後來，一位老師就直接以我為例，以為我是女性，作了一些討論。我不知道是只要出來回應就會被視為女性？還是我私下「圍圍安」的暱稱太女性化？我後來沒有澄清我是生理男性，覺得被視為女性也滿好的。我想，我比較在意我的信件內容被重視，而不是被誤以為女生，反而覺得自己在討論過程中獲得「姐妹」的勳章，不但不需要澄清，更自在於被認為是「女生」。

在參加第 14 屆同志校園甦醒日性別論壇時，我被邀請擔任性別平等意識課程的講師，卻發現論壇中的講者都是男性，名單上女性的缺席，讓我感到矛盾與衝突，我決定女裝上陣，以突顯主辦單位邀請講師時女性的缺席。我邀請我的女性友人幫我化粧、挑選衣服，作一日的女性裝扮，進會場時，似乎理所當然地被視為女性，直到我上台演講時，沒有刻意練習的「男聲」造成許多人的衝擊。但也在這次經驗中，我才了解到自己並不想作女性化裝扮，更肯定自己想維持男性化的裝扮。我仍在不斷的性別操演過程中，在行動中形構自己的性別認同。

在教學的課堂上，我也常會面臨「性別」的挑戰，因為部分學生覺得我「太過重視女性的立場」，有學生直接在課堂上質疑我：「老師是不是女生？」對我來說，這個問題實在太刺激火辣，難以直接回答「是」或「不是」。在幾次面臨挑戰的過程後，我才能面對學生直接回答：「我的性別認同是流動的，有時候是男生，有時候是女生，有時候不在意自己是不是男生或女生」。

但我流動不居的性別，有時候也在我參與性別組織活動時帶來一些煩惱。像我被選為女學會的「男性」理事，那時候會員大會也在討論是否需為男性會員設置理監事的保障名額。被視為「男性」，然後「被保障」的感覺很複雜，基於自己的性別認同的流動，有點不情願因為是「男性」而被關注；同時思考自己的「男性」特性在社會上是否仍優勢的性別位置。在參與理監事會議時，因為身為極少數的「生理男性」，我反而有時候會感到錯亂，我這時候的發言是基於我自己的想法而發言，或是因為我是「生理男性」而作發言，我需要作為男性來發聲

嗎？甚至擔心自己的發言會不會「不夠女性」？或是我應該要讓自己的生理性別帶來的經驗隱身，同理女性的處境？

後來，我舉辦一段時間的「跨性別聚會」，讓不同的跨性別者能聚在一起談話，了解彼此的差異，欣賞彼此的不同。但有時候參與跨性別聚會，也讓感到自己在跨性別社群的不自在，終究我是一名「不扮裝」、「打扮男性化」、「不變性」、「只是性別流動、有時認為自己是女性」的「生理男性」。發現自己作為「打扮男性化」的「生理男性」，似乎擁有在社會上較少歧異眼光的資本，但卻也因此失去被認同為女性、跨性別姐妹的資本。

近年來好性會倡議「我的性別我決定」，呼籲更彈性、更寬鬆的性別登記變更，呼籲降低性別轉換手術年齡，呼籲有「男」、「女」以外的性別項目等。我似乎在也性別運動中找自己，找到自己流動的、邊緣的性別認同可以喘息的空間，透過為跨性別發聲，彌補自己在性別認同上的失根、不安。

回顧這些性別經驗，從自身流動的性別認同、性別的誤會與質疑、性別氣質的流動，這些經驗催化我作為「女性主義者」的認同，因為有時自認為女性，所以總覺得可以理解女性，但因為作為生理男性，又會被質疑不具有女性的代表性，因此作為「女性的實踐」，似乎讓我更能認為自己是性別運動的「女」將。

在背後「女性認同」思維，不僅僅是個人的認同，更是社會上的認同、性別政治上的認同。我向直同志學習，因為直同志被稱為同志的時候，不會感到不舒服，反而能自在於同志這個標籤。我也在參與性別組織中實踐，被稱為跨性別的時候，不會感到不舒服，反而能自在於跨性別這個標籤；在被稱為女性的時候，不會感到不舒服，反而能自在於女性這個標籤。在投入性別平等組織與運動的過程，我也學習不用刻意否認自己的性別，也不用否認自己的情慾特質。

在零散與斷裂的性別經驗中成長

我認為，我逐漸成為一名女性主義者，主要的原因有四項。首先，有婦運前輩的推動與改革，讓我得以在性別平權改革的社會氛圍中成長；其次，有從女性主義前輩及學者身上汲取歷史經驗與養份，讓我了解女性主義精神背後的重要性；第三，我嘗試將女性主義運動的經驗與脈絡與我的生活、認同結合；第四，同志運動中有多元性別，性別運動中有多元情慾，無論是性別運動，或是同志運動，在我生命中缺一不可，缺少一項似乎就讓我的生命變得不完整。基於這四個條件，讓我沒有理由不支持女性主義。

所有的社會運動的基礎在於，不忘懷邊緣弱勢的社會主體，在性／別邊緣、弱勢的位置有利於我們看見豐富的性／別視野，而不為自己的家庭、文化、社經背景所限制。在現在的性別運動中，跨性別、多元性別氣質、同志、多元情慾仍需被社會關心，仍是社會中最為邊緣弱勢的一群，需要我們持續關注與努力。

我在從參與的性別組織中發現一個特性，無論從青性苑、好性會或女學會，各組織重視理念、不排斥差異，有助於我成為女性主義者。三個組織不限定只有特定性別、性傾向的加入，允許團體內的差異，期待更多的人加入性別運動與改

革。我認為，一個能吸納差異、多元共融的性別組織，能促成更廣大的群眾形成女性主義認同。

參與性別運動的同時，結交越來越多伙伴，彼此之間也許會有一些撞擊的火花，但每一次的火花卻也讓我更認識自己，更接納自身的性別與情慾認同的不確定性。

我在就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的過程，完成了「疑／流性戀」的研究，似乎在也這段時間整理、肯認自己流動的性別認同與情慾認同。但現在的自己回頭看自己性別運動的路上，無論是自身參與從性別主流化與性別影響評估、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國民教育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課程綱要、性別登記變更運動，到舉辦臺灣、高雄、花蓮同志遊行、同志友善社區營造、反恐同粉紅行動等。我發現共通的「斷裂」經驗，在性別影響評估的過程中，常常要高舉「女性」及「多元性別」的共通性，評估制度可能造成傾斜的性別影響；在同志運動中，常要廣泛性地倡議社會接納「同志」、了解「同志」、尊重「同志」，但也常在想，我這樣流動的情慾認同，究竟是否被同志社群與主流社會所接納？

在這段時間，我讓自己穿上女裝，抗議缺乏女性講者的性別論壇；撰寫臺灣立報性別版「性別大補帖」專欄，成立覺青性電子報，並至各大專院校演講，進行性／別議題的推廣；參與邊緣同志口述歷史小組、加入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從一名性別平等議題的學生，至成為一名性別平等議題的教師；因為自身為同志而被指認為跨性別者，從關心女性議題變得更重視同志議題；加入女學會，樂於被視為「姊妹」，擔任女學會的「男」理事，期待藉由女性主義學術社群的參與，既能吸取性別平權的能量，又能喚醒對同志議題的重視。自身亦從性／別學術研究，學習做自己的性／別。

尋求女性主義與自我整合之路

我從自己的身上，嘗試看見每個人各自面對不同脈絡性別的邊緣性、流動性、相對性。我也不斷學習藉既親近、又有距離地視野，來來回回看待不同的路線與位置。

在此段敘事的過程中，我則看見自己一直在尋找一條「整合」的路，也在尋找一條「必勝」的路。我試圖找到有一條路線，是不用再爭的路線，因為無論把自己只定位在性別運動或同志運動的路上，在性別政治與情慾政治兩者區隔的地圖定位系統的指引下行走，我自己會迷路，因此，我尋找的是一條性別運動與同志運動整合的路。我也在這條研究「性／別 (sexualities) 的路上，找到性與性別的整合之路，也在找自身情慾認同與性別認同的整合之路。

最後，反觀自己在這條路上，自己似乎一直有一種「輸不得」的情結，因此需要不斷地四處拉幫結派，向四方尋找同盟，美其名為差異同盟，其實是內心有一個「我不能輸」的聲音，有一個「我一定要被看見」的必勝情結，因為自身性別認同與情慾認同位處邊緣的位置，因此，我似乎追求的只是被「看見」，並且自信著「被看見就贏了」，被這個自認為既天真又阿Q的心態引領著。

參考文獻

- Connell, R. W.(2002). *Gender*. Cambridge, Malden: Polity Press & Blackwell Publishers.
- Rubin, G. (1993). Thinking Sex. In Abelove, H. (Eds.), *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pp. 3-44). New York: Routledge.
- 卡維波 (2001 年 6 月 30 日)。「婦權派」與「性權派」的兩條女性主義路線在台灣——為「亞洲連結會議」介紹性／別研究室而寫。取自 <http://intermargins.net/repression/theory/difference.htm>
- 李元貞 (2014)。眾女成城——台灣婦運回憶錄。台北：女書。
- 陳嘉鴻 (2009)。恐同恐娘一家親。性別平等教育季刊，48，88-92。
- 游美惠 (2009)。異性戀常規。性別平等教育季刊，45，98-101。
- 游美惠 (2014)。性別教育小詞庫。台北：巨流。
- 楊巧玲 (2008)。學校中的性別政權。台北：高等教育。
- 顧燕翎 (1996)。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女書。